

APR 18 1944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編印

第五十六期



走向勝利之年

艱難仍在前面

蘇聯的警告

巴爾幹的將來

日本艦隊避免作戰的原因

戰後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之問題

輝山去國及流種故委員會之問題

日本遊學團之對輝山與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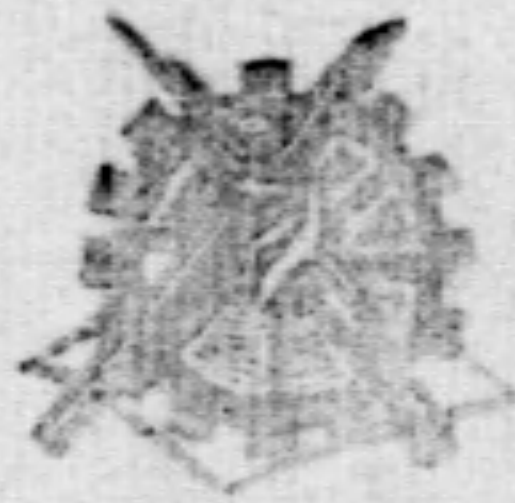
也 輝山與東國

輝山與東國

輝山與東國

輝山與東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

APR 1 1948

走向勝利之年

載一九四三年九月六日美國每週新聞

一九四三年九月三日，是一個晴朗的，充滿了陽光的日子。上午十一時正，在上一次大戰告終時這個同樣不幸的時辰，不列顛再度 and 德國交兵了。張伯倫首相的疲乏了的幻滅的聲音，向世界宣告戰爭又開始了！

那一俄頃，差不多像歷史家認為人類從古未有的最大的戰爭的開端。中國實實在在地已經和日本戰鬥過兩年了。納粹的進攻，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沒有把蘇聯征服。六個月以後，珍珠港事件發生，然而實際上決定一切的行動，要算英國——法國勉強迫隨在後面——在四年前的那一個靜穆的禮拜日，爲了實踐對波蘭的義務而向德國宣戰的這一件事了。

有二個年頭，戰爭對於同盟國如同吞噬一樣，常常在敵人勝利的時候把事實渲染了顏色。一場迅速降臨的災難，是在波蘭被征服以後的不實在的閃擊戰的時期。但是那時的災難不過是剛剛開端哩。丹麥和挪威的被侵佔，法國的投降，這種打擊使歐洲連根動搖了起來。敦刻爾克是英勇的一瞬，可是此後英國就彎下腰來，在空中的可怕的轟炸之下差不多要崩潰了。希臘戰役在光榮的撤退之下歸於失敗，德國人單獨用空軍就把克里特島佔領了。

在這個時候，一方面爲勝利所陶醉，但又不能把握最後的勝利，於是龐大的德國的武器又轉向蘇聯了。一開始蘇聯也像一年前的民主國家一樣的驚慌，可是却不像這些民主國家一樣地沒有準備。於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軍力開始戰鬥起來了，這一戰鬥成爲此後決定的因素。

珍珠港事變以後，多麼一般的事情更快地接踵而至了。日本的征服的高潮席卷了遠東的殖民帝國，而且捲入澳洲的門前。德國人打開了廣泛的地中海，深入埃及，使近東的財富都暴露在他的前面。在蘇聯，斯大林勒的長期的活動也開始了。

海——戰爭的高潮迅速地，戲劇一般地趨於有利於同盟國的一邊，在地中海岸，在爲太陽晒着的一堆茅屋，叫做阿拉敏的地方——這一個名字現在和被人永久歌頌着的布倫恩和蓋迪斯堡的戰役一樣。

在歷史上已經成爲確定的名字了。止於擊敗英國的沙漢部隊並且前進到離亞歷山大只有七十哩以內的地帶的緣故，隆美爾元帥在一九四二年夏季完成了戰爭中的最大的業績。在中海和阿他拉低地的中間，在阿拉敏沿綫長四十五哩的地方，英國人停止前進了。隆美爾也停止前進了。他失去了坦克，失去了軍火，沒有水——沒有爲軍隊所需要的一切的東西。但是在他的前面却輪着曾經一度招喚過拿破侖的埃及和份然鋒陳的東西。

這是戰爭高潮的一瞬間。同時恰如在法國失敗以後不列顛被侵略的一樣，在一切戰爭中沒現出驚人的偉績的德國高教統帥部，却缺乏把握好機會的想頭了。利用納粹在地中海所有的一切而來一次轟大的進攻可以使隆美爾推進到印度之路。然而他並沒有這樣做，九月間納粹在阿拉敏一線的唯一的戰爭，便是通常的坦克進攻，結果全部失敗了。

這時候，沿着尼羅河流域，一支新的英國軍隊組織起來了。這支軍隊在隆美爾侵入的時候，沿着公海到近東已走了二萬二千哩的旅程。美國軍隊的數量也有這樣好，其中有新的雪曼式坦克車和「M1」的反坦克砲。古吉爾曾經到過開羅，對於總司令作過一次清晰的巡視，留下兩位天才軍事家，一位是最高統帥亞歷山大將軍，一位是新的第八軍軍長蒙哥馬利將軍。

德國的舉棋不定和英國改編軍隊的結果，便造成了十月間的阿拉敏的戰役。新武器、新戰術，再加上龐大的空軍，把德國軍隊像退潮一般地打退了回去，在四個月以後到達突尼西亞以前，一直沒有停止下來。第八軍追奔逐北，通過了利比亞的被戰爭所摧毀的許多鎮市，但是直到馬累斯防線才摧毀了德國的軍隊。

給與阿拉敏的德軍以猛烈的打擊之後，接着便是同盟軍在北非登陸的政治上和軍事上雙重的勝利。幾個月最細微的準備工作，都花在組織八百五十個商人和許多船隻的艦隊上面，這些人是於十一月八日早晨在北非集中起來的。在同盟國的戰爭中有一樁新的事件——那就是由船隻和飛機載運軍隊登陸去取得一個帝國。這種成就，是由於軍事上的先見，由於總司令艾森豪威爾將軍的政治上的機警，去和達爾朗，唯一可以運輸貨物的人做買賣的緣故，自然也是由於好的運氣。

這種好運氣，在泥濘的十月間的突尼西亞突然告終。艾森豪威爾差幾哩路未能到達在德國軍隊以前，因突尼西亞的疲乏的戰爭開始了，英國人被打敗了。開始是有生氣而又自滿，到後來是過憤了而非常謹慎的美國軍隊，也同樣被打敗了。然而英美兩國軍隊所得出的教訓，差不多都是值得的學習的。因此當春天的太陽把泥濘化成灰塵的時候，第八軍便攻破了馬累斯防線，使他很快地到達了最後的崩潰——這一次

的戰略的和時間的勝利，恰如納粹打敗法國時候的一樣。

陸上的部隊停止了。在突尼西亞戰鬥以外，一種裝備最完全的空軍進攻來到了。這一種空軍的攻勢，可以作為對於陸上部隊最有力的支持，龐大的工具，同時它也可以使入敵人的遠方的城市，飛機場，和交通線，做爲「教化」敵人防禦的一種戰略。

空軍的力量第一次使用在介於突尼西亞和西西里中間的一個意大利的小島，叫做班第拉里亞的地方。在炸彈的全部力量的驚怖之下，當英國軍隊剛到達岸邊的時候班第拉里亞就投降了。這是從空軍力量所得到的客觀的教訓，雖然還不如空軍人員所想像的那樣的得意。

以後空軍便去攻擊西西里了。那一個小島除了被教化以外，便沒有其他的徵象。在七月十日的早晨，當八萬人的軍隊從二千五百艘船上帶初登陸的時候，他們便加入了一場極慘烈的戰役中。但是對於西西里的主要的事實已經證明，在遭遇了比北非還要猛烈的抵抗以後，同盟軍的海陸兩方的戰事已經到了成熟的時候。同盟軍對歐陸本身的進攻已經準備就緒，而在意大利集中的轟炸，僅是最後戲劇中的，公開的一幕而已。

蘇聯——在蘇聯，一年以前，充滿了斯大林格勒戰鬥的無邊的血染的全景。這一種龐大的戰鬥，這一種在這次戰爭中的最大的單獨的行動，只有上次大戰中最大規模的戰役才可以比擬，自然這和凡爾登戰役是一樣的偉大而有決定意義的。它把凡爾登的重重和行動組合在一起了。

斯大林格勒的戰役，和同盟軍在地中海的戰役成爲極強烈的對照。在地中海，同盟軍的船隻，飛機和兵士都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人類的傷亡率也比較低些。在斯大林格勒，用人類的血肉負荷了全部的重重，因此犧牲也非常之大。以斯大林格勒的戰役作爲理由，蘇聯人民提出了開闢第二戰線的要求，由於他們的犧牲，顯然證明了英美軍事行動的遲緩。

斯大林格勒戰役開始於炎熱的八九月，它的結束是在冰雪的寒風從東部草原吹來的時候。德軍頑強的進攻，被紅軍堅毅的抵抗恰好延遲了。最後，因為紅軍支持的時間，比德軍希望從勝利中要長久，所以紅軍獲得了勝利。兩軍的威望，在不能挽回的情勢中到了一個定局。

蘇聯的勝利，也因為他有一個戰略的計劃，而德軍除了取得最後的一個城市以外，顯然沒有更進一步的計劃了。紅軍曾經訓練了兩個坦克師團——其中有許多西伯利亞人——在斯大林格勒周圍同樣的地帶，他們演習着包圍德軍第六軍的戰術。每一單位都演習着全部真實的動作。蘇聯怎樣計劃去作戰，從下

面的一個特殊的例子可以看出來：一羣在一百人以上的紅軍兵士，攻佔了德國的坦克車，沒有這道

任何困難而穿過。納粹的軍隊，最後佔領了頓河的橋，一直保持到紅軍主力的來到。

在這一次災難以後，德國高級統帥部顯然採取了防守的戰略。這便說明了納粹在今年春季的長期的窮蹙。當那廣長戰線上的土地最初硬化然後又乾燥了起來的時候，雙方都互相監視着。但是沒有一方面移動一步。

蘇聯比德國等待的時間久些，什麼動機使納粹領袖於七月五日發動了那一次向摩斯克進攻而結果失敗的攻勢，除非等待戰後德國軍事文件公開了以後，是不容易被人明瞭的。這一個動機可能是在推翻蘇聯進攻的計劃。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這就是一個失敗，因為兩星期以內，紅軍就來了一次反攻，在八月五日他們就奪回奧勒爾了。

在同一天內，比爾哥羅德也陷落了。這一個地方比奧勒爾重要，因為牠是通達哈爾科夫的鎖鑰。又在三週以內，在那為八十萬人居住處的舊俄的彼得堡，在那一片荒涼的瓦礫場上，裹着斧頭鐵刀的紅旗飄揚起來了。在那黑暗的莫斯科城，陰鬱的八月的夜晚是被幾百尊慶祝勝利的禮砲所放射出來的砲火的光亮照耀着了。德國軍隊慢慢地收回到頓尼普去。

空中——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和一九四三年九月的中間，蘇聯所要求的第二戰場真正地開闢了。這便是向歐陸的空襲，由英美轟炸隊從英國的基地起飛的。自然這不是蘇聯所指的第二戰場，但是在一年之內，已經發展為大規模的空襲，至今可以對得上理想中的價值。

去年九月的空中攻勢，開始於以英國皇家空軍的大編隊對德國西部工業中心的夜襲。同時美國的第八航空隊也參加作戰，打下來的德國飛機，造成了幾乎不能令人相信的記錄。美國空軍的白晝進攻，雖然規模較英國的夜襲為小，可是更苦惱了德國人；他們不得不去設法對付美國飛機襲而的機關槍所放射出來的火網了。這一年終，便轉為德國戰鬥機和美國轟炸機的戰術上的鬥爭。

當春天的晴空出現在西歐的時間，皇家空軍的轟炸指揮部和美國的第八航空隊，開始去彌補過去的損失。皇家空軍開始去轟炸魯爾，結果在世界上這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區域，雖然仍在逐漸減少的生產率中工作下去，可是已經遭遇到空前的破壞。於是皇家空軍轉到漢堡去，這個漢堡的口岸——不幸的是接近英國一個德國都市——變成和斯大林格勒相比並的一個研究毀滅方法的地方了。德國首都都是列在名單的第二位，上星期的大轟炸不過是柏林空戰的一個前驅而已。

美國第八航空隊和德國空軍之間的戰術的競賽，保持了一個平衡。一方面，因為納粹企圖用新方法，

如直衝的攻擊，和新武器，如在飛機上安置火箭槍等，以致第八航空隊遭遇到逐漸增加的損失。另一方面，第八航空隊毫無護衛地在白晝向德國心臟轟炸，使皇家空軍和德國空軍認為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物質方面，空戰只是一種消耗的戰事。物質上損失的比例，不能支持狂的戰事。雖然德國工業的損失是很大的。在精神方面，最近的將來便足以表現出轟炸空中轟炸就可以勝利的理由，雖然德國工業的損失是很大的。在精神方面，最近的將來便足以表現出轟炸確實具有決定的意義。德國人自己也坦白承認，他們這時的心理，不是在戰場上的失敗給予士氣的影響，而是襲給予士氣的影響。現在可以總結起來說：，大部分德國軍隊集中在蘇聯境內的戰線上，而大部分精神力量都被動員起來去抵抗同盟軍的攻擊了。

歐洲空戰——在四年戰爭告終的時候，所謂歐洲空戰已經遭遇到三面的進攻：從地中海海上，從蘇聯，從西歐的空中。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希特勒的堡壘伸展到和德皇在一九一八年的土地一般大的面積，這真是一個奇蹟啊！

一九一八年和一九四三年的戰綫的轉變，也和土地的共同樣地顯明。在上次大戰中，最大的戰綫是在法國。俄國已經崩潰，且和德國簽訂了和約。在這次大戰中，崩潰的是法國，而讓蘇聯保持對抗德國的主力的戰爭。

一九一八年和一九四三年有一件相似的事情，便是地中海戰綫的存在。一九一八年協約國在撒龍尼加佔據了大陸的橋頭。他們向保加利亞的進展，照魯敦道夫將軍所說，是「封閉了四國同盟的命運。」

一九一八年和一九四三年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兩個主要的不同。一個是空中戰綫的存在。另一個是純粹的更優良的組織和更熱烈的精神。德軍現在靠一種精神作戰，這種精神在一九一八年秋季已經不存在了。這一次沒有使德國政府中的反對派可以集合起來的十四點宣言。這一次大戰的第五年頭，有了比廿五年前的大戰的第五年頭要好得多的——一個成功的機會。

有一種為同盟國其他一切勝利所依賴的勝利，在四年來全部戰爭中進行很慢，但很實在。這便是征服了可怕的潛水艇的勝利。它不能被稱為決定的勝利，因為嚴格說來它是不能導入一種決定的。在軍事形勢上一種迅速而又激烈的轉變。

反覆的勝利，是由於戰術上的新方法和絕對佔優勢的武器。去年整個春季，飛機和戰艦在戰術上不斷地進步，在數目上也不斷地增加。在大西洋上，夏天來到的時候，德國人認為最後用以打敗同盟軍的武器，其被毀壞的數目比上次大戰中的損失還要多。

太平洋——同盟軍在今年開戰時使用比他們在歐洲要少得多的資源，在太平洋上採取了攻勢。但在這種情形中，所謂同盟軍只是美國人和澳洲人，而且也只是一種特別的攻勢。八月七日美國軍隊在瓜達康納爾登陸，拚命保持而擴張了他們所佔據的港口。在新幾內亞的美國人和澳洲人，於九月間向日本較小的基地布納採取了攻勢。

兩個足以令人興奮的因素顯示了出來。第一是同盟軍表現出來的空軍的優勢。在瓜達康納爾和新幾內亞的飛機，在極困難的條件之下，對於地上部隊給予了密切的援助。此外，去年三月在俾斯麥海的戰鬥中，第一次的普遍的襲擊，就消滅了敵人的海上的武力。然而那時的飛機却太少了。同盟軍在西南太平洋的空軍指揮官肯納中將，到華盛頓去把這種情形說明，於是他便得到許多飛機，在盛夏的時候，同盟軍的航空隊向敵人一下就投了一百多噸的炸彈。

第二個因素是同盟軍海上力量的優勢。從十一月十二日到十一月十五日幾天的夜戰中，美國艦隊獲得了一次決定的勝利。

在北太平洋上，也同樣有一種緩慢而又痛苦的進步。在一次不爽快的小小的戰役中，阿圖克復了。吉斯卡沒有遭遇抵抗而被佔領，在若干情形下，日本人曾經想表示過他們的勇敢來。

在太平洋中部，軍事行動完全限於空中，美國長程的轟炸隊使威克島等這些島嶼也在被穴襲的情形之下。

遠東的輪廓，是被環繞在同盟國以印度和中國為基地的活動之中。美國第十和第十四航空隊，從一種純粹是表示意思的團體，成長為真正能夠給予日本以傷害的組織。兩星期以前，這兩隊都被派在以前的空軍參謀長史脫拉畢爾少將的指揮之下。英國的陸上部隊在阿卡布打了敗仗之後，已經補充完整，同時蒙特巴頓爵士被派為遠東總司令，指揮在印度和錫蘭的一切軍隊。現在亞洲戰場和歐洲戰場是一樣了。

艱難仍在前面

載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一日每週新聞

「敵人仍然是可怕的，國內領袖們已經得到了報告，樂觀主義必需根除！」

在上一星期，美國國內的自滿仍然是我們的第一號敵人。從高級陸軍官吏們，從國內戰時動員的官吏們，從環遊世界的參議員們，從這些人們的口中又傳來了新鮮的警告——敵人還夢歷盡艱難纔能消滅掉，這是美國的危險啊！

陸軍部和海軍部宣布，目前全部傷亡人數為一一五，二〇一人，其中死亡者為二二，三四〇人。然而就美國來說，戰爭不過剛剛開始，更多的流血將要出現在危險的下一年哩。

在將近兩年的戰爭以後，直到本年十月一日，國家纔開始將做父親的人們徵召到軍隊中，然而還受到很多的反對。

財政部的第三次戰債的草案，到達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成就，這是在一切國家中最大的戰債。然而在記錄上還有一個重要的缺點：到了九月三十日，私人購買公債者，僅僅付出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百分之七十一之數。人民比以前有了更多的錢，但他們都把錢花在自己的身上，關於商店購買貨物有一個故事，就是購買數目比一九四二年全年的記錄超過了百分之十五。

陸軍部是在苦惱着。他知道可怕的難題還在前面。然而爲了軍事的安全，他不能夠公開地引據一切的事實和數目，將真相告訴了國內的人們。所以牠只有儘可能去盡其責。在華盛頓牠就召了二十位商界的，工界的，新聞界的領袖，將事實向他們坦白地背誦。許多都是秘密的，不在記錄以內。但是我們希望從這些人中間能產生出重要的真相——在以後的一年中美國的命運能夠成功或是將要毀壞的問題。

第一天是沉寂而又忙碌的樣子。會議是在五角形大樓，第九層樓的會議廳內舉行的，開始於國歌聲中。聽衆插上五角形的徽章，傾聽着專家們所報告的各方面的事實。

第二天，會議改在靠近維基尼亞州比爾佛港舉行。這一次新聞是公開了，在炎熱的九月的下午，採訪員們和代表們一道坐着九輛公共汽車到會場裏而去。

密甯是打開的。在這兩天以內，參加會議的人們從一到軍事和財政的領袖們的身上知道了許多事實；陸軍部長巴特遜，參謀總長馬歇爾，空軍總指揮亞諾德將軍，麥金萊中將，史特則少將，諾得生中將，戰時動員負責者俾尼斯，戰時生產局副主席威爾遜等。在軍事方面，他們發表了可以公開的消息。

目前德國空軍的力量比一九三九年要大些。他們建立了在數目上比轟炸機還要多多的戰鬥員，這表示出納粹已經準備下最後的血戰了。

德國現有五百個強大裝備的戰鬥師團，比她在一九三九年九月進攻波蘭時要多兩倍。去年在斯大林格

勒被消滅的二十個師團，現在完全補充起來了。在歐洲的堡壘上，希特勒可以抵禦英美兩五個星期在西班牙作戰的十倍於他的軍隊（三個半師團）。

日本的空軍力量也在增加中。還有二百萬人沒有徵召入伍。雖然同盟軍在所羅門島的勝利已經決定，但是離開日本帝國本土還有三千英里，而日本人也還沒有被從他們所保有的任何主要一線驅逐出去。

「我們的損失可能重大到使美國任何村莊都會有這樣的一種感覺，」史特朗將軍強調說。

雖然運輸機攜帶着更多的軍隊和物資，「以航空運德來代替主要的軍事行動的夢想，仍然不過是夢想而已，」歐唐納上校說，他引證了數目字來：每月運輸十萬噸的物資到歐洲，需要四十四隻船，三千二百名水手，和十六萬五千桶煤油；要用四引擎的運輸機去輸送那些物資，就需要一萬〇二十二架飛機，十二萬七百六十五名駕駛員，八百九十九萬六千九百十四桶汽油，和八十五隻油船去裝運汽油。

巴特遜將軍馬歇爾和亞諾德的意見摘要出來說：「將軍們使我們毫不懷疑我們最近的勝利並沒有削弱了敵人的力量到任何一種程度。」

對於參加會議的人們影響最深的事情，便是由秘密的統計數字所表現出來的，被德國和日本佔有龐大的經濟資源。這些數字是軍事情報局副局長史特朗將軍說出來的。參加會議者促使巴特遜把這些驚人的數字公開，史特朗也同意這樣做。但是陸軍情報司提出了一個意見，以為由情報局公布這些資料，是一項不好的先例。因此這一個問題便留給陸軍部長做最後的決定。現在陸軍部已由史特朗和其他人的演說中公布了一些消息：

納粹目前有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工廠工人，而一九三九年只有二三，〇〇〇工人。

德國定量分配的食物，在所含的熱量方面，比四年前要高些。

日本的人力資源是「非常之大。」

美國的軍火生產，在一九四四年必需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一，這就是說必需生產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軍火，再加上價值幾萬萬元的其他軍需物資。

飛機的增加必需佔的大數。一九四三年將要有八萬架飛機製造出來，其中八分之五是戰鬥機。一九四四年的飛機生產必需增加一半。在計劃上也需要重大的改變，因為目前需要的是重型飛機：轟炸機和運輸機。

下一年船隻的生產也必需增加百分之二十。

在生產上這樣不斷改變的問題，也要同樣地延伸到陸軍裝備的上面。雖然在一九四四年並不需要像今年製造那樣的坦克車，高射砲，小型兵器以及戰車等。但是却需要更多的軍火。

雖然是這樣持重，一切還不過是故事的一部分——這一部分不會將過多的情報或安慰給予了敵人。由於工業，勞工以及新聞界的領袖們都散在國內緣故，他們比先前更知道陸軍部是怎樣訓練他們的：假若美國人和美國的兵器以前沒有作戰過，他們在一九四四年必需盡最大的努力去作戰。

蘇聯的警告

一九四三年八月九日美國新共和雜誌社論

自由德意志民族委員會於七月二十一日在莫斯科向德國人民所發表的宣言的全文，終於被紐約時報刊布出來了。這一個宣言，比較任何人從廣播分析家的刺激的評論中，或是從保持緘默的外交家的口中所生出來的懷疑，已經證明了是一個更可理解的文件。它沒有懲惡德國人在各處，或是在任何一個地方去繼續蘇維埃政府。它並沒有包含一句話，或是一點暗示，要德國和蘇聯單獨媾和。它包含一種步驟，依照這一種步驟，德國人可以從整個聯合國獲得較好的和平條件。

那一種步驟是簡單。而又激烈的。第一，德國人必需使軍隊和人民聯合起來去推翻希特勒。他們必需組織一個願意無情地去反對民主的敵人的民主政府。他們的軍隊必需退回到德國的邊境——雖然宣言中並未指明是那一種邊境，一九三五年的邊境呢還是一九三九年的邊境。根據這些條件，他們可以要求一種和平，使德國再行和其他國家立於平等的地位。然而他們的新政府還必需實行國內的改革，他必需廢除一切根據國家的和種族的仇恨而制定的法律。他必需恢復並且擴大工人階級的權利。他必需建立言論的自由，宗教的自由，並且——注意這一點——取得財富的機會的自由；自由德意志的宣言決不是一個共產黨宣言。他必需將財產歸還給他的合法的所有者，必需釋放和撫卹一切在秘密警察下面的犧牲者。最後，他必需審訊一切戰爭的任任犯，並且堅決地懲罰他們。

宣言由一個委員會所簽署，其中包括被放逐的作家——很多是共產黨員，以前德國國會的議員，和各級的軍中囚犯，裏面有一位是俾斯麥的孫子恩西德爾伯爵。他不是由蘇聯政府公開支持着的，不過是發表

在蘇聯的境界內而已。除了在蘇聯的無線電中廣播和用蘇聯的飛機在德國沿邊散發以外，在真理報上還登載了一個全幅，從這件事實看來，很顯然地這就是蘇聯所願意考慮的一種和平。假設德國人能起來推翻希特勒的話。假若德國人不起來革命，聯合國將要加以另外一種和平，宣言中說，這樣一種和平，「將要表示我們國家終了的苦終，和我們祖國的瓦解。」

對於這一假設德意志民族委員會，需要有三種現實的觀察。第一，假設有德國的民主份子，能够管理他們自己的國家，使我們能够和他們談判和平。在這種情形下，比起我們在英國和在美國所建議的和平，要高得多，而且我們也相信要實際得多。第二種觀察是，自由德國的宣言，比英美兩國印在傳單上從空中散落到德國境內的宣言，是一種更好的宣傳。這裏面包括一種威脅和一種暗示的語言，對於德國人的恐懼和希望都是一種有力的控訴。並且這一個宣言也是發表在極適當的時間，這時千萬德國人都在渴望發生革命，以縮短幾個月或是幾年的戰爭。

然而就第三種觀察而言，這一個宣言也是間接的對於英美兩國政府的一個控訴。由於我們和梵蒂岡的祕密會議，由於我們和佛朗哥的關係，由於我們和哈布斯堡王室的勿搭，由於我們延緩承認法國民族委員會，由於我們對付意大利的計畫沒有給與他們充分的情報，蘇聯已經感覺到深切的苦惱。這一個新的宣言，和發表這一個宣言的委員會，都是警告，我們蘇聯在這一次和平會議中必須有發言的權利了。蘇聯人民有時是難以對付的，但是我們在戰後需要他們的友誼，一如我們在目前需要他們的一樣。在這種情形下，他們的警告和他們的要求，都是非常合理的啊。

巴爾幹的將來

J. ALVAROZ DI VAYO 著，載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民族雜誌。

對於巴爾幹的進攻可能在這篇文章出現以前就開始，也可能一直遲延到意大利戰事的進一步發展的時。從同盟國在那裏降陸時所遭遇的政治問題來說，時間到是一件不值得注意的事情。無論早遲，巴爾幹局勢中的難題，是在同盟國能否得到巴爾幹人民的積極支持。

可能有一些人，巴爾幹人民的感情和意見對於他們是沒有多大重要性的。對於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同盟軍怎樣佈置充分的船隻，人，和空中優勢，去從事於軍事行動。這種簡單地只說到戰爭而不說到為民

主的戰爭的一種習慣的想法，假若所要進攻的土地只是被敵人佔據的土地，那麼一切事情都是非常容易辦的。不幸的是這塊土地的上面也有人民，有他們的熱情，有他們的經驗，有他們對於法西斯主義的仇恨。聯合國對待人民有兩種方法：像在米蘭和都靈一樣，讓德國領袖們去做消滅民主政治的工作，或者自始就信任人民爲他們的真正的最有力的同盟。根據南斯拉夫的實際情形，我們現在建議，必需承認人民解放運動，而將它看做南斯拉夫民主政治的真正的表現。

當同盟軍進入巴爾幹的時候，他們將會看見人民有比對於自由的寶愛還要多的武裝。他們不等解放他們的人們來到，就用鎗炮武裝了他們自己，開始了對納粹的鬥爭。此外我們又發表了鮑格丹，拉狄奇的主張討論南斯拉夫問題的一篇文章。他所提出來的這一問題特別合於時宜，因爲近來有許多明顯的企圖，去紊亂從南斯拉夫傳來的消息，主要是經過南斯拉夫民主通訊社。這種目的是很明顯的：全部信任達拉亞，去米哈拉維區將所的一切抵抗德國的行動，和輕視南國遊擊隊的力量，那些把巴多格里奧當做聯合國的一位最大的恩人的人們，也想把南斯拉夫的這一位將軍當做整個巴爾幹半島的傳奇中的英雄。

甚至有一些人，夢想米哈拉維帶着最大的聲望從戰爭中出現，去領導巴爾幹的軍隊，使蘇聯不能獨霸東歐。多麼奇異的幻想啊！蘇聯和歐洲其他地方中間的最有用的分子。但是假若有人希望將巴爾幹國家當做包圍蘇聯的衛生帶，或去逼迫他們在蘇聯和西歐國家的中間去選擇一方面，那麼他們將更快地和蘇聯接近了。再者，擁護米哈拉維區的那些人，在南斯拉夫人民的眼中，僅能污辱他的名譽，而把他所有的做爲軍事領袖的價值完全毀壞了。

對於接受人民解放軍的合作的一個最有力的反駁——甚至爲了將來同盟軍登陸作戰的緣故——就是說，人民解放軍並不是流亡政府所承認的正式的南斯拉夫軍隊。這樣一來，便引起了另外的一個問題，就是流亡政府被南斯拉夫人民承認到何種的程度。經過了所有的內閣的危機，那一位年輕的國王不得不遠離祖國，但他從沒有成功地組織一個代表人民的內閣。在現今以前的四個政府——薛莫維區將軍的政府，爲史洛波登，傑高維維區教授所領導的兩個政府，以及半羅斯，狄里凡諾維區所領導的政府——都有優越的政治領袖們，但是他們在國家機構上面都不能獲得一致，然而根據各方面的報告，在國內一個民主聯邦的南斯拉夫是一天天地強大起來了。在這些政府裏面，一方面有些人主張在塞爾維亞主權之下的一個集中的國家，一面有些人主張自治的聯邦，這兩種主張繼續鬥爭着。

最近的一個政府是產生於這一個問題的難關的裏面。這個政府在一位智慧而又圓滑的外交家，波塞達，蒲立區博士的領導之下，僅只提供了一個「外交解決」的辦法。這是不能代表目前南斯拉夫人民的心理的。它的最壞的現象，便是爲薛科維區將軍和傑維區大使所統治，這是在南斯拉夫政治上最不孚衆望的兩個人，一九二九年以後參加南斯拉夫的獨裁政治者，他們夢想從戰後的騷亂之中，再做爲建立秩序的強有力的人物。

決不能容許那些和在倫敦的政府的官方的關係，去使在南斯拉夫的最可借賴的抗戰力量 and 同盟國的力量切斷了。好久以前，華美就堅持主張有一個民主的南斯拉夫的政體，而和遊擊隊合作。這是超於任何物質援助的一個無決的條件。但是他們並沒有這樣做，結果使他們現在再沒有使用外交策略的機會了。甚至他們和流亡政府保持正常的關係，他們也必需和人民解放運動建立充分的政治合作，並且承認牠爲南斯拉夫的唯一反法西斯的力量。

承認了這一個運動，不僅在同盟國進攻巴爾幹時得到重要的軍事援助，也爲戰後所發生的一些困難的問題開闢了一條解決的途徑。過去非常嚴重的意大利和南斯拉夫間的問題，只有從兩國人民的真正的民主力量中，纔能找出解決的辦法。南國游擊隊已經在自己的領土上戰勝了意大利的軍隊，而且已經吸引他們去參加反抗德國的戰爭了。這表示出，何等有理性的一種關於政治戰爭的民主觀念，纔能够建立一個自由而和平的歐洲啊！

日本艦隊避免作戰的原因

Alexander Kiralfy 作，載美國外交雜誌十月號

日本人對於海上力量的觀念，和西方的觀念完全不同。但是西方的觀察家們一研究到這一個問題的時候，就牢守着西方的觀念和公式，因此日本戰略的真正要義，往往就被誤解或丟開了。

一個錯誤是認爲日本艦隊常常用通常西方的方法去作戰，例如牠好像常在最初的機會中去尋求一種決戰。事實上往往不是這樣的，這正是日本的將軍們所不願的事情。假若西方的軍事權威家探究日本的理論和實際，他們會更接近真相的。他們之所以不這樣做，自然也有他們很好的理由。英美人民不喜歡保留很

多的陸軍，而完全信賴他們的海軍的建設，他們相信他們的強大的敵人是可以海上被擊敗的。指出日本必將在很遠的陸上戰線被我們用全力去抵抗，關於這一點的任何理由，都不會被他人接受的。然而當我們認到日本和西方理論的不同的時候，那卻是不可避免的一個結論。

決戰和封鎖的壓力，在英美海軍戰略上佔據首要的地位。最初分析起來，彷彿這兩件事在日本人的戰略上都是被推崇的。日本在一八九四——一九五〇年中日戰爭中和在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中，對於搜尋艦隊作戰給予了一個，證明在這些情形中，同時在對華不宣而戰中，日本人表示出他們瞭解封鎖的重要。但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開始的戰爭中，日本不僅避免了以艦隊作戰，同時彷彿既不去衝破敵人的封鎖綫，也不使用反封鎖的辦法。他們的戰略完全符合了日本人的基本信念：假若海軍能保護海上的交通，便可以由陸上的部隊獲得勝利。日本人不相信用艦隊冒險作其他的嘗試。

美日戰爭開始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又重複了一次旅順口式的平時的空襲。攻擊者並沒有把他們的力量保留在國內，而認真地進攻起夏威夷來。他們可能害怕美國的航空母艦會截斷了他們，或者要節省他們自己的航空母艦去作另外的用途。

恰如日本在旅順口的主要目標是俄國的艦隊一樣，美國艦隊便是他們在夏威夷的目標。東京相信最多只能使夏威夷艦隊不能作戰，因此真正擄取這一個島嶼的願望却是非常之少。在某種意義上，從航空的觀點看來，中途島是旅順口的二〇三米突小山的現今的副本。日本人從一羣委任統治地的安全基地，從航空的派遣轟炸機到達在前面的差不多同樣安全的在威克島的供應基地，因此珍珠港可以經由中途島受到反覆的轟炸。所以日本彷彿覺察到應該派遣有力的海上部隊，在過去作戰中所使用的粉碎式的攻勢向中途島進襲。這種企圖由於美國航空母艦的及時趕到而被破壞了，這些航空母艦已經避開或是毀壞日本的偵察潛艇了。日本人知道，在敵人有着陸上或是航空母艦做為空軍根據地未從事追擊的時候，就海軍作戰的意義上說，他們是不能夠中止軍事行動的。

這時候，日本在遠東很快地發展着她在海上的軍事行動。西方一般軍事學家認為日本人將要首先從菲律賓羣島的仁牙因灣登陸，由此向馬尼刺前進。但是日本人並沒有這樣做，最初就進攻北部和東部的呂宋。兩星期以內，他們到達呂宋島南岸達我地方。從他們擄取這些地方的目的看來，他們顯然是希望為美國

所經過或圍繞着的菲律賓的過道，可以由空中或是潛艇的襲擊加以阻止。日本在美國遠東艦隊的砲艦開呂宋以前就撤去小部分的海軍，這是和她的原有的理論是十分符合的。

接着便是在馬來羣島外面對於威爾士親王號和却敵號的成功空襲。東京仍然誇耀牠的船隻能夠佔領海峽，而不去誇耀他們能夠炮轟的敵艦。一艘裝滿了海兵的驅逐艦，如果能夠佔領一個飛機場，比擊沉敵人的驅逐艦還要更有價值些——特別是在自己的戰艦有被敵艦擊沉的危險的時候。

在馬來亞，日本的軍事行動，完全是以前進攻日本本部的土番，朝鮮，滿洲，關東半島的一種擴大方式。日本海軍在已經護送裝載兵員的軍艦到原來的港灣以後，於是便進一步保護軍隊的登陸，這些軍隊在前線已經包圍了守軍了。海空軍的位置已經佈署在菲律賓，馬來亞，和西婆羅洲的四周。侵略者於是從北方擴充到荷屬東印度，封鎖了所有的海面，以防敵人援軍的到達。日本人使用大量的空襲，去試探援軍是否來到。他們毫不猶豫地使用他們的軍隊去進攻各種目標，不顧一切的損失，也不注意在海上，在空中，在攻擊的灣口應該首先建立一個統一的指揮權的理論。

由於此時的敵人並不是非常之弱的緣故，在日本的海軍作戰計畫上固然有許多變遷了。代替了羅得斯突夫斯基海軍大將（日俄戰爭時俄國的海軍元帥——譯者註）的劣質的軍艦的，是英美的最優良的戰艦。代替了舊日滿清和帝俄的不中用的戰艦的，是很早就建立了的在質量上較日本佔優勢的空軍。最後，日本被迫去考慮採取和攻勢不同的守勢或是攻守並用的軍事行動。

特別靠近或在敵人所控制的海面，日本人爲了減少被空襲的危險，三爲必需以夜間的海洋空襲代替白日晝的海洋空襲。美國軍隊第一次在所羅門羣島登陸的時候，在薩佛島外巡邏的聯合國的巡洋艦受到日本軍隊的一致進攻，這一點證明了日本舊有的理論。雖然他們是成功的，他們却沒有得到任何利益而撤退了。在繼續的夜戰中，進攻瓜達康納爾的強大的日本軍隊被擊退了回來，表示出伊藤和東條所恐懼的地方，在夜間依舊是存在的。掩護空軍進攻的黑夜，對於抵抗海上戰艦的迅速而決定的行動，已經無能爲力了。

因此日本海軍戰略戰術的理論是地理的和政治的條件的反映，可以希冀用後者去影響前者。在日本歷史的過程中，海軍主要地是作爲保護本土和軍事運輸的盾牌。目前被佔據的那些海島，既需要繼續保持海上的交通，又需要空中運輸去準備抵抗長期的圍攻。介於中間的狹窄的水道，可以用充分的空軍去關閉起來，作爲作戰時之用，最後，日本海軍嚴格地設來是服役於日本陸軍的一個單位。在這種服役可以更經濟地爲其他的工具，例如空軍，所代替的時候，海軍的重要性對於本土和佔領地帶的防禦却要減少了，因此可以希冀到會有更大的冒險。但是關於沿海航行方面，日本的海軍仍然保有往日的的重要性。

某些戰略地帶的損失，和靠近日本的距點的强大敵軍的存在，特別是日本目前的敵人沒潤着過去多數敵人採取守勢精神不同的攻勢——這些對於海上作戰的觀念發生了很大的影響。由於沒有證據去證明日本使用海軍力量在一種海洋性質的決戰中的緣故，我們不能考慮日本海軍在那一個題目上面的思想。任何一種使用的方法，代表一種從守勢到絕對攻勢的理論的革命性的變更，從歷史上看來，在防禦性質的海軍還需要留在本土附近的時候，這一種變更似乎是不容易辦到的。日本在海面以強力艦隊作戰，並且佈局到遠方的海上，便足以證明東京認為本國防範的戰略地位可以用空軍再加上陸軍很好地保衛起來，後者在曠武國家是最能消費的貨物。在海洋戰爭中，我們可以很合理地斷定日本人的理論在遇到敵人的海上武力強大一切情形之下，都能够和西洋的理論符合。然而根據過去的教訓，我們可以推想到多少傳統將要繼續影響日本的軍事行動。

研究目前日本人對於海軍的觀念，顯然由於全部和詳細情報的缺乏而遇到障礙。例如除了我們知道日本已經使用極小的潛艇這一個事實之外，我們對日本人關於這一種武器的一般的理論都是很少知道的。簡單地歸納起來，日本海軍是在軍事上比歐美都要低劣得多的一個區域內採取攻勢的一個有力的陸軍的航行的翅膀。不可避免地，日本人的理論和實踐與英美所採取的理論和實踐都是大大不同的，在英美的海軍通常是一種由比較少量的陸軍所支持的有力的防守力量。同樣不可避免地，日本的理論和法德兩國也不同，他們的目標是在陸上，也只有用陸上的力量才可以達到他們的目標。在日本和意大利的決戰的思想上有許多相同的地方。雙方都同時使用海空力量去控制較近的地方。但是意大利的各種兵力的佈局，明地不如日本。如我們所知的日本的海軍理論，並不是一種革命的體系。對於和在形成海軍正統觀念的區域內所得到的情況完全不同的情形之下，它是純粹代表使用一種侵略性的政治思想。

作為將來的一個教訓，我們可以斷定遠東將不再被當做單獨以相海軍作戰的一個區域了。在世界的這一角落的和平，將要倚賴同盟國的能力和願望，在一個適當的時機去立刻使用充分的陸軍和空軍，從海陸雙方進攻，而將海上控制在手。日本的外交史告訴了我們，對於日本，我們決不能在將來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去信賴條約上的文字，作為代替我們制裁她的武器。

戰後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之問題

Winifred N. Hausel 作，載一九四三年九月三日之美國外交政策公報

在八月二十六日承認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以後，英美兩國又採取了另外一種步驟，去恢復法國在一九四〇年戰敗時所失去的地位。但是對於委員會本身呢，在六月三日戴高樂和吉羅德兩人將牠組織成立以後，牠的主要的目的是獲得聯合國的承認，而英美的行動似乎是有點令人失望，因此我們希冀在阿爾及耳的法國人能夠採取鮮明的步驟去改善他們的地位。

沒有回答的問題

代替了承認這一個委員會負責一切關於法國人的行政管理 and 國防——這是戴高樂和吉羅德兩人所請求的——英美兩國政府却堅持要給予種種限制，並且將這個委員會的將來的問題擱置不談。在軍事方面，宣布法國人民必需繼續服從同盟國總帥的指揮，對於戴吉兩人都不要感覺到怎樣的驚訝，因為在北非戰場上儘可能給艾森豪威爾以自由指揮的便利，乃是英美一致的政策。大概較少希冀的事情，是當邱吉爾和羅斯福特別認為只有在法國土地完全規復的時候，以及要牠管理那些承認牠的主權的海外領土的時候，所加予這個委員會種種的限制。因此英美兩國政府都不曾表示出承認這一個委員會為法國地下工作者的代理人，或是表示出在納粹被驅逐出法國的土地以後和在新的法蘭西共和國政府成立以前，對於這一個委員會應該採取什麼樣的一種態度。

雖然戴高樂和吉羅德兩人不斷地聲明他們並不願成立一個政府，而在復國以後立刻讓人民自己去選舉他們的代表，可是他們兩人都渴望有一個委員會，同時在國內支持他們的那些反對維琪政府的份子，在組成新政府的經濟和社會機構的幾個月中要佔據一個重要的地位。倫敦的經濟學者雜誌曾經提到：「法國人民已經度過的危機，可能為他們指出一條新的道路來。不幸的是並沒有保證指引他們的這條路是一條正確的道路。」法國民族委員會覺得這是一個牠能夠而且必需接受的挑戰，否則法國就要落入國內法西斯份子的手中。當歐洲攻勢進展的時候，英美兩國必需決定這一個委員會的地位和價值，並且在未來的討論中迅予改善法國的地位。

蘇聯抱着不同的見解

英美兩國僅僅在腔調上不同——美國更由莽地強調牠所要保留的條件——但是蘇聯在八月二十六日承認這一個委員會的時候，其所承認的範圍比較西方列強所承認的範圍要寬廣得多了。在蘇聯外交委員會委員長莫洛托夫的言語中，這一個委員會是「法蘭西共和國國家利益的代表，和反抗希特勒暴君即作戰的一切法國愛國人民的領袖。」爲了在這些條件之下承認了法國的委員會，蘇聯便加強了牠和法國人的聯繫，因此法國人在莫斯科有政治的和軍事的代表，而年餘以來，在壯烈的東線已沒有諾曼第的航空隊了。在過去的三個月中，流亡政府們也有承認法國委員會的照會送到阿爾及耳了。雖然不像法國委員會那樣，這些被佔領的國家在倫敦的代表有他們的憲法和爲戰後建立的支體，並且也得到英美全部的承認，可是有些國家顯然依舊被給與在阿爾及耳的法國人民那樣的待遇，使他們依照這樣一種待遇去決定他們的將來。

新的殖民政策

由於英美蘇以及其他十個承認法國委員會的聯合國國家，完全同意這一個會，做爲承認了牠的統治權的帝國的大部分的管理者以後，我們便可以指出在最高樂的殖民政策中幾點特殊的改革。代替了時實在的權力放在殖民地總督的手中以便於高度集中管理的這一個舊觀念，最高樂願意將較多的責任給與土著的首長和地方官吏，僅將一般政策的問題付與中央的當局。

這一種新的計畫在法屬赫道非洲已經更完全的實施了，那裏的總督是一個顯著的黑人管理者，猶如北非一樣，在一九四〇年阻止這一個地方承認德法協定，他表示出很大的力量。在這一個差不多有塔克薩斯四倍大而擁有將近三，五〇〇，〇〇〇人口的區域內，總督艾博對於當地首長的種族自治和權力，已經給與空前的鼓勵，這是一部分因爲他相信不可能使非洲人變成法國人，同時也因爲在戰爭所加於他的孤立的情狀之下，使他感覺得有採取一種抉擇的途徑的必要。代以劃分殖民地行政和土著人民的關係，在經濟上更多的地方自主是給予了他們。舊制度下所許可的開支，僅只是預算裏面列出的特殊的項目，而新的制度却允許當地行政官吏決定將分配給他的款項放在最好的用途上。在這種由私人着手於地方行政管理和形成適合特殊地域的需要的制度之下，過了三年以後，新的共和國想恢復戰前的法蘭西帝國似乎也不大容易了。

